



經濟類編卷三十七

明北海馮琦

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淮南門人吳光義

財賦類三

勸農 二十二則

管子治國篇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

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于農故先王貴之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斯興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

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

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  
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  
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  
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  
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  
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  
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  
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  
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

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  
國之道也

齊桓公曰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  
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  
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民  
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  
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  
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  
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  
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

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呂覽上農篇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

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

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

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  
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  
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  
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  
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  
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  
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僂纒網且孛不敢出於門  
鼠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  
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

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  
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  
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  
舉銓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  
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  
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畷浴土乎子能使保  
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  
盡爲泠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  
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

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畝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畦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論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稀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逾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郤之民既郤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稂禾不爲稂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篇 凡耕之道必始於墟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鞞爲其唯厚而及鎗者莖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畝小畝爲青魚肱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明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帥爲冷風苗

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篇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

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稻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闕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

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麩碎米不得恃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疎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稔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耐動蚰而多疾其次芋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價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衛變彊剋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漢文帝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

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非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人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疆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

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爲吏吏以貨賂爲市  
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好法與盜盜甚無  
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  
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  
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  
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樹種  
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王者坐贓爲  
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明帝有司順時勸農詔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

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  
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  
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詳刑慎罰  
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齊王攸節省疏 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  
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  
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  
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  
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美而不農  
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

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  
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于暫  
一水早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  
莫不自勵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  
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  
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  
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  
反本于茲爲盛

北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  
州刺史韓麒麟上表 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

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  
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  
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  
妾裒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  
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置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  
於斯愚謂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  
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  
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  
遭天灾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

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

唐皇甫憬諫不置勸農判官疏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也而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也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重務重則役數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爲本其次化之以安爲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檢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之由殊不知陛下愛人之至深務

以勾剝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卽徵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使更逃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在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尚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有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爲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量田稅客能周給也

朱希濟治論 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

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劔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  
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  
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于山東寓于民舍觀其耕也  
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桂胼胝手足朝昏引領以望  
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於硤确汗流浹背  
忽以霖霖日熾其背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爲蠶也髮  
鬢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日  
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于場圃也  
未及簸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犬吠喧曉悍吏繞  
于居烹茗飫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也若干歲之

道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日之役  
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勝之言  
無不強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  
及絲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  
相顧而坐向使不爲盜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  
及時之禁不受役于鄉豪不爲奸詐之計以給其家  
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  
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  
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通其貨財士大夫  
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捷急之辨者固獲

用于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于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物以中之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爲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爲商農亦爲商工亦爲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得易于耕織人人爲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

後唐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卽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明

宗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周世宗畱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鎮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宋范祖禹論農事疏 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

報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爲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

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旣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

高錫勸農論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

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隳於制度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僭作於是竒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

利苟有取假嚴刑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其恩蓋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穀帛多矣租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穀帛逋矣賦歛多取焉農乃完其逋以供賦歛故有重而入稔旣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

取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竒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卽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純比帛之價有幾也旣金玉綺純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純必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游民何者衆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

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竒伎淫巧浮薄澆文素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須歲舉古典哉宇文之邵上書 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

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事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

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貴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

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園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名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入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識

或以賤其世慕之人世慕農夫入餘姓十錢賦半婦  
人者對五大品二百人者五八品三百人者對十品  
對之人各十人為農則對各對十二道慕農月百  
樂賢學士真集籍亦正其各慕道水田及於

賦役 四十三則

文王問于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  
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調上溢  
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  
以振鰥寡孤獨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  
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  
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豈第  
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是矣若不  
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  
焉弗聽

周宣王旣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  
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  
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  
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

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于農隙耨獲  
亦於籍獮於旣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  
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  
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  
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  
廢滅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糝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爲費請以粟  
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  
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

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

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漢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董仲舒論限民田疏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

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

卹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陸康上靈帝疏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歛十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螟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晉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

之供百寮之外歲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  
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  
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  
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  
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  
蕭條千里無烟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  
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  
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  
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  
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強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

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  
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  
豈失乎善歲者歲于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  
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飡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  
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  
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  
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  
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  
白西門史起漑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于溝  
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

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蓄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

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金竭忠獻款以直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于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于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耶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于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

傷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

隋以蘇威兼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

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口詐注老小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新附口六十

四萬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受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輕重皆由其口人不能詰

唐玄宗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卽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

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景上疏言其狀明皇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諸道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德宗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得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

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入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德宗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爲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州之

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  
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大寬恐  
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  
而速急則競爲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  
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奸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  
善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  
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  
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敝率  
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

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  
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  
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德宗用  
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憲宗時李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  
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  
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歛之臣割下媚上惟思竭  
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  
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舊制民稅分

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于民裴均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

杜佑戶口人丁論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稅國足不在于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

貧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寔由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三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墮紊姦僞尤滋高頴觀冗俗之病

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于是使人知浮客  
被強家收半本之賦爲編疇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  
以敷其信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  
遍于天下俗康人阜頰之力焉功侔管葛道亞伊呂  
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百萬至  
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于  
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  
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乘法因事  
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  
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

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濶風流相  
奔競相驅職事委于群胥貨賄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自建中初天下編疇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  
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  
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疇皆破其籍誠適時之  
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  
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沉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  
亦以闕矣舊額旣在見人漸難諱今日之宜酌晉隋  
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旣均一人知  
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

矣古之理人也在于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後災殄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後梁徐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後唐楚王殷旣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

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  
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宋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  
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  
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  
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  
下五等免之

神宗時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  
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  
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  
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  
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  
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  
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旣試用其  
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旣而東明縣民數百紛  
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王安石安石力言外間  
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群訴必可免役旣  
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  
其言尋以諫臺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  
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

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  
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  
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  
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錢  
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  
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  
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  
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  
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  
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北  
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  
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  
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  
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  
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  
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  
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  
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凶豐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  
益困矣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已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穀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

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于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

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神宗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壩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感竒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

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襍之國僑不聽鄭亦  
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皇上哉竊聞兩宮以  
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  
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  
臥帝慰免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  
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  
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  
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  
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  
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  
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  
囚而已詔罷手實法

哲宗時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  
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  
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  
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  
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  
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  
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

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  
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  
固有陪備而得畚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  
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  
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  
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受役  
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  
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  
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旣少當  
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  
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  
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  
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  
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  
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略未盡者駁  
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  
近臣諱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  
防孫永等諱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  
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  
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

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諱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調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  
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  
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  
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蘇軾均口戶策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  
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  
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  
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  
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  
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  
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  
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  
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  
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  
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  
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  
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二千五百萬人可以仰  
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  
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  
故穀常有餘而地方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

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  
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  
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彊者聚爲  
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  
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  
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  
墓廬舍桑麻菓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  
其百工技藝無事樹藝游手游食之民然後可以懷  
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  
舍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  
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  
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歛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  
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  
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  
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  
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  
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  
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  
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  
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

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力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蘇轍役游民策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與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

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  
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  
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  
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  
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  
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  
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  
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  
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  
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

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  
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  
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  
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  
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  
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  
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  
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  
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  
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

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舩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

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所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

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呂大鈞民議 爲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爲主戶主戶苟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旣利其田又輕其力

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爲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可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主戶不足以客戶足之

張方平論免役錢 臣切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顧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

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之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治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饑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立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于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筭斤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于關市者也榷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使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睢南幸亳未嘗聞加賦于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

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時政之積  
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  
青苗以賑乏絕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  
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  
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民事利害  
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  
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  
必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篙錢鞋錢如  
此雜科之類大約出于五代之季急征橫歛因而著  
籍遂以爲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

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斛一十五萬八千有零  
顧正稅并和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  
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  
夏秋必納錢雖緣敝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  
亦多用折納斛斛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  
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  
一萬二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  
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敵  
諸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而可見也凡公  
私錢幣之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

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歛之者也民間貨帛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畜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至節臘荷薪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醢老稚以爲其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黠閹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春磨鉦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輪十倍萬輸

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指手足謂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爲功于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聖意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諱聞也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爲見于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交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陪輸誠侵酷

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薪粒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歎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爲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爲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沒有遺恨故求一對清光專爲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寬愧負事聞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

徽宗時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內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

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  
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  
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至是戢死  
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狼懷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  
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  
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輒  
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  
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未劬責辦  
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  
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

賈諭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  
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  
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  
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  
懼不敢復言

理宗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  
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  
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  
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忠張希顏上疏言  
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旣未免於

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旣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辨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專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嘗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巴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昆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爲無窮之害或內

有饒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畝會于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

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  
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  
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訢往秀湖廖邦傑  
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  
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訢王  
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樵劉子庚鎮江則章垞郭夢  
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  
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  
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二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  
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群臣  
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  
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  
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  
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  
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  
餘矣卿試爲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  
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  
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  
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群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一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爲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爲重矣

元世祖時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爲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彥亦言

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爲黥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者甚衆

成宗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仁宗時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姦於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況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

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  
司頭會筭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  
福帝命並遵舊制

英宗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  
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臣以官無公田者故  
士民亦不與十  
無大小皆出公田  
雖水旱不免賦

